

艾约堡 秘史

(插图版)

THE SECRET
HISTORY OF
AIYUE CASTLE

张炜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艾约堡 秘史

(插图版)



张炜 著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艾约堡秘史/张炜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02-014333-7

I. ①艾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21090号

责任编辑 杨新岚 孔令燕

装帧设计 崔欣晔

责任校对 王筱盈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73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3.125 插页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8年10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333-7

定 价 5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有多少柔情蜜意，她最终感受的却是那种源于生命底部的怒火。这火焰燃烧的是绝望和羞耻。

她在镜前微张嘴巴，露出洁白晶莹的牙齿，翘起比一般人丰厚的上唇，忽闪着不输于假睫的浓密长睫，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。未见随时间演进的衰变痕迹，一丝都没有。光阴在这儿停滞了，一直停在许多年前的那个时段：丰腴紧实，水润鲜滑。没有办法，无论做出怎样含蓄的表情和沉稳庄重的举止，都透出一种巨大无匹的风骚气。她深知自己所有的幸与不幸、悲哀和骄傲都源于此。将这种周身内外无以言表之物加以综合并给予命名的，是她经历的第一个男人，据他说，这一切都属于气质范畴，严格讲和漂亮与否并无直接关联。是的，她明白自己远非绝色，甚至连足斤足两的美人都称不上，只不过由于一些极为特殊的元素，才在许多时候成为一个可怕的存在。

她执掌艾约堡已经三年。这个堡的主人是董事长淳于宝册，她在出任要职的第一年就对主人说：“我难以担当这个重任，因为自己很快就要姓徐了。”董事长机敏地回应：“哦，‘半老徐娘’？不会的，你永远都是现在这个姓氏。”主人不苟言笑，却喜欢给人取外号，身边人一律都有，她刚来艾约堡就得到了一个。在她眼里这个男人绝对是一位传奇人物，而今不过是又一次对她施展了一点魔力：一晃三年，她真的像初来时一样，青春永驻，一点姓徐的迹象都没有。四十岁生日那天本来是独自消磨的夜晚，想不到日理万机的淳于宝册竟有时间与自己对饮一杯，在温温的烛光下待了半个多小时。这是多大的奖赏，她那会儿心跳都加快了，心里说：“天哪，他甚至记得我的生日！”除了饮酒，她多想以另一种方式

庆祝一下，但董事长那会儿实在太忙，最后还是不无匆促地离开了。

由于感慨和激越，她失眠了。在烛光熄灭之前她嗅着缓缓燃烧的石蜡味儿，忍不住又饮了半杯，这是那个人留下的。堡内安静得就像坟墓，连同昏昏的光色一起，使人想起另一个世界的死寂和永恒。她索性一丝不挂地站在橱镜前，打开高瓦数顶灯看这被纷乱尘世打磨了四十个春秋的胴体，从头回忆难忘的岁月，历数一些懊悔、仇恨和感激，以及不知该怎样描述的奇特遭遇。最值得纪念的还是三年前的那场结识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才算有了不枉为人的种种悲欢，这得感谢命运。艾约堡的主人双目锐利，透过千万重俗障投射过来，然后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她。比起他，所有的男人都显得贪婪和小气。整个过程至今回顾起来都像一个梦，让人有颤颤的惊惧。漫长而又短促的三年全是幸福和颠簸，整个身心的旧有痕迹给打磨得精光，唯独没有除掉那种令人痛苦的风骚气。

她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一会儿赤裸踱步，一会儿在宽大的柞木雕花床上仰躺。有一刻，就是烛光燃尽的那段时间，她隐约觉得有一对黄狸鼠那样的目光在偷窥，这使她随手拉过一条丝巾遮住胸部。当然一切都是错觉，她置身于一座石头大宅的顶层一隅，奢豪隐秘而又不修边幅，绝无任何扰烦，即便四门大敞也固若金汤。尽管如此她还是掀亮壁灯，去长廊和大厅，又到几个隔间里巡视一遍。她从微弱的光色中嗅到了麦黄杏的气味，那是自己的体息：作为一个秘密，这世界上也许只有三个人知道。回忆像不可遏制的潮水一样涌来，她一瞬间就被淹没了。

一夜无眠，脸上却无一丝倦容。清晨她照例在镜前从头到脚

审视一遍，然后开始洗漱。简简单单用过早餐，乘电梯下到一层大厅，在那个属于她的金丝绒沙发上端坐，鼻翼微翕，一丝丝滤过周边的气息。她只用嗅觉就可以掌握堡内运转：所有的混乱无序一定会掺杂在气味之中。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本领，那个叫锁扣的女领班对此早有领教。紊乱的丢掷、没有及时打理的角落，最后都化为令人不安的味道。锁扣企图用浓重的清洁剂和劣质香水加以掩饰，这让她格外气愤。蛹儿采用的是董事长的管理方式：严苛，简明，一丝不苟。她好好惩罚了一次锁扣，令对方再也无法忘记。

她在上午十时得到禀报：董事长正在东厅会见一位重要客人。这令她稍稍吃惊，因为除非是极尊贵的友人，类似的接待都是在总部大楼里进行的。艾约堡只是他的起居休憩之地，一年中难得几位外客跨入。她不知为什么有些不安，各处徘徊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往长廊那儿踱：从这里往东十几米就是那个专用电梯，它直接通向东厅。那是一处西式厅堂，四壁镶了榉木，有壁炉，有填满漆布精装书籍的两个胡桃木橱柜，有红茶和咖啡。她觉得自己这个上午有些特别，只想见到他。双脚不由自主地往前移动，直到最后止步，抬手触动那个电梯按钮。

就这样，她犯下了一个令自己长时间后悔的错误。

二

步出电梯进入侧厅，一个服务生正要端茶出去，她伸出了手。对方那双戴了白手套的手略微耽搁一下，还是交出了托盘。侍者推开大门，她进入散着淡淡香气的东厅，将肢体动作收束至最小，

视点略低，嘴角透出隐而不彰的微笑。尽可能用眼睛的余光去感知，且要分毫不差地确定主客两人的位置。先给上座的客人添茶，而后是董事长淳于宝册。厅内只有三个人，除了宾客之外还有速记员小洩，这个姑娘正埋头工作。也许因为蛹儿没有穿服务生制服的缘故，客人在她走近那会儿面色有些异样，陡然生出了惊讶，接着目光沉沉地掠过脸部颈部，顺势而下，在臀部那儿久久停留。这个人平头，不足六十，细长眼，嘴巴紧绷，双唇薄到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个无唇的男人握有重权，这是她一瞬间做出的判断。淳于宝册扫来一眼，在堆了鲜花的椭圆形茶几上叩一下食指，感谢她的服务。她在离开的那一会儿，瞥到了对方眸子里闪烁的一丝焦虑，还有掩入嘴角的一点厌烦。

蛹儿在退出大厅前的几秒钟里，再次看了一眼主人。她在刚刚度过四十岁生日的这个早晨竟然急不可待地要见到他，到底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。如果主人当众给予责罚，她将无以抱怨，只是无法回答自己突兀地出现在东厅的缘由。她端着托盘往前移动，就在离那个包了皮革的双扇大门还有两米远时，身后响起一声呼叫：“小姐留步。”是客人粗糙而急促的声音。她站住。“小姐！”呼唤又一次重复，她转过身，收回了嘴角那丝隐隐的笑意。留了平头的男人旁边是开得正妍的一束鸢尾和玫瑰，还有几枝红掌。她上前两步，离一对放肆的眼睛保持了一米的距离。“我们好像见过的啰？”他回头看看主人，又在上衣口袋摸了一会儿，摸出了一张名片。淳于宝册未置一言。她对客人摇头，因为真的不曾见过。“让我们认识一下吧，喏。”他欠身递上名片。她还未来得及放下托盘，董事长却上前代她接过，顺手放到托盘里，动作快得出人预料。接

下去是董事长替她报出名字，还应客人要求写在了一张纸上。那个人的目光不愿离开她，低头瞥一眼纸片又说：“电话，唔，没有电话？那就地址！”这位客人可能一时忘了正在与谁说话，竟然使用了命令的口气。淳于宝册弓着腰，顺从地一笔一画写下地址：合欢大街小鸟路六号甲艾约堡。

她记住了最后这一幕。客人将那张纸片放到了上衣口袋，拍一拍，伸出戴了戒指的手。她被他握住左手，因为右手要费力地抓紧托盘。可怜的左手被蹂躏了长达两分钟，手心被两根纤细的指头狠狠地扣住。

这就是发生在东厅的事情，前后不过十几分钟。可是在场的三个人，即她和董事长，还有那个客人，心里都明白：一切还远未结束。至于这缕余音要拖多长，她全无预料。只是无论怎样，结局都是一样。她知道自己是个令男人伤心的好手，这辈子都是。她难以忘记这些年来接受的一些告诫，当然都来自关系特异的男人，这些人说出的大意全都一样，就是劝她尽可能做一些内部工作，待在家里最好不过了。他们无非要对她实施变相囚禁，说穿了无非如此。最难忘的是出任堡内要职之初，淳于宝册对她说：“喏，你的领地不大也不小，就待在这里吧。一般来说，以你目前的情况、你的条件，似乎不宜在大庭广众面前活动。”他说得文雅、含蓄，但内容并无二致。奇怪的是她当时并没有被囚禁的屈辱，反而认为这个男人说出的不过是某种实情，甚至包含了一点变相的恭维。对于后者，她想起来还有一丝感动。

那个危险不祥的上午只一闪就过去了。董事长送走客人又要出门，去总部大楼。她从他连日来匆忙的行程和肃穆的神色判断，

这个人一定遇到了非同寻常的事情。这不会是一般的难题，而是令其为难的、不可逾越的什么阻碍。就因为如此，她发现他持之以恒的一些习惯都改变了。她甚至不敢去宽慰他。他什么都不说，而任何人都不能去问。客人走了，他就要离去，秘书白金手挽一件风衣侍立一旁。他回头看她一眼，她赶忙上前一步，把握得汗津津的那张名片交出：“董事长。”“哦，给你的，留着吧。”说完取过白金手中的衣服。外面起风了，透过窗户，她看到一排蜀葵在摇动。

事情比她预料的来得还要快。第二天上午，一封精致的信函寄到了。她打开它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过分文雅的客套话，包含的粗鲁与贪求却不难察觉。她对这种自信狂妄的男人太熟悉了，他们仿佛是一个模子里的复制品：极为困难地扮演着绅士，只为了尽快还原为下流坯。什么雅宴、小巧价昂的礼物、随手抛撒的金钱，用以稍稍遮盖那种不堪入目的、堆积了大半生的恶臭。在这个人看来她只是自己急于品尝的一碟小菜，势在必得，而且时间紧迫。瞧这家伙甚至并未在公务结束后马上离开，而是待在了离这里不远的市区，要在下榻处摆一道小宴，结识这位“高妙的、令人过目不忘的女子”。她把这张纸片扔在垃圾篮里，想了想又捡回来。她要尽快把这封邀约函交给董事长。

她在淳于宝册归来之前稍稍想了想那位客人。这家伙肯定是一位极重要的人物，这从他的恣意和率直就不难理解。他竟然当着主人的面全无禁忌地将她唤到跟前，一连串的言辞和动作，还有眼神，几乎等于直接说出了一个粗蛮的字眼。她觉得脖子胀疼，下颌发热。这种侮辱虽然并不陌生，可就因为发生在淳于宝册的眼皮下，才格外令人难以忍受。她为他感到难过和恼恨，还有一丝

心疼。她不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因为那个重要的客人一定会迁怒淳于宝册，也许会让这里招致不愿承受的损失。

傍晚时分锁扣向她报告：董事长回来了，今晚就在家里用餐。那间小餐厅是堡内最温情的地方，通常安静和煦，除了由速记员姑娘提着食盒传菜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董事长一个人。唯有这时候蛹儿可以随意进出，站立一旁看他细细咀嚼的模样，如果对方高兴，还会邀请她坐下来。这往往是忙碌一天的主人最松弛最愉悦的时光，他会揪下洁白的餐巾说点什么，时而妙语连珠。大约是几杯红酒的缘故，他的话多起来，速记员小姑娘就会放下一切为他记录。堡内通常有两个速记员，一个叫“小洩”，一个叫“昆虫”，都是外号。这两人肩负的可能是至为重要的工作：随时随地记下主人的话，不管是即兴发挥还是郑重叮嘱。几年来她们不知留下了多少色彩缤纷的文字，这其中有插科打诨，有集团大会上的激情言说，甚至还有偶尔酒醉的呓语。所有记录文字都要整理清晰，然后交到集团秘书处，那里有专门接收的人。

蛹儿一踏进小餐厅就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：他正夹一支芦笋，夹了三次都未成功，索性扔了筷子直接捏到嘴里。他愤愤地用餐巾揩手，咀嚼肌比往日更为用力。她轻吸一口，蹑手蹑脚。“坐吧。”他说，目光停留在她有些突兀的翘鼻和唇部。她觉得自己昨天上午的唐突是一次冒犯，愧疚之情不知从何表达。她心里明白那时急于去东厅源于一种奇怪的冲动，它无法言喻，唯一说得清的，是年届四十这个事实让自己变得大意了。她把那封邀约函呈上，怕对方嫌脏，又抽出展开。“我不知该怎么办。一个小丑。”她说。

他比她想象得更为审慎，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看过了，然后说：

“我从来不会在家里接待小丑。这个不能怨他。”“我知道自己错了。可是……我知道不能得罪这个人。”他搓着手，伸展着眉骨，“那怎么办？”她吞吞吐吐，他大声鼓励：“说吧，我想听听你的主意。”她马上回答：“当然不理。”他缓缓摇头：“这就失礼了。”她听出了董事长的潜台词：一切都是你招来的，那就责任自负吧。她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说：“我，我会设法和他周旋，让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一丝冷笑凝在他的嘴角。他伸出筷子取一支芦笋，只一下就夹牢了，说：

“那人不可能失手，只要你敢进他的门。”

她差一点跳起来：“啊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们这些人个个都是豹子。”

三

事后很久回想起来，蛹儿都觉得“豹子”的比喻并没有过多的夸饰，也没有恐吓的意思。她当时面有惊愕，但很快就平静了。晚餐时间不长，主人不太有深谈的欲望，所以速记员直到收拾残羹时才出现。他步出餐厅折向右边的小池塘。从玻璃屋顶投入的星光映在水中，他通常会在这儿伫留片刻，抚摸一下汇集到脚下的日本花鲤，让它们亲吻他的手背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。可是这一次他没有止步，而是一直走到了电梯旁。她揞了按钮，搀他上到二层。进入卧室的那一刻她闻到了浓烈的体息，这是一种沉滞不化的气味，就像一头老公牛。她知道身边这个男人邋遢起来，屋内肯定堆了一摞内衣。她估计得不错，它们码在一只吊了绸里的柳条筐中，

她麻利地将其团到一个袋子里。离开时要携走这个袋子，这时顺手放在门外。她让他在沙发上仰一会儿，尽快将床上龙凤图案的缎子被铺好。她扶他到床上，脱去那双死沉的鞋子，一手托住颈部褪下外套，拉过被角，然后离去。她转身的那一刻脑海里再次闪过：董事长真的遇到了麻烦。

蛹儿将那包内衣提到自己屋里，准备第二天捎到洗衣房。一阵疲倦袭来，使她来不及洗漱就躺在了床上。奇怪的是总也不能入睡，辗转反侧。她把那包东西拎起来放到门外，可是屋内残留了一些气味，只好打开窗户。她趴在窗前看着一天繁星，微风吹拂的凉气很快赶走了倦意。合上窗户再也没有沉闷的气息，而且听到了蛐蛐的鸣叫。睡不着，干脆读书。这是一本情诗，它很快让她忘记其他，泪花闪闪。嗜读作为一种不可根除的恶习，是十八年前的一个男子传给她的，如今那个家伙已杳无音讯。具有类似恶习的还有艾约堡主人淳于宝册，这个男人读啊读啊，其实他本人就是一本看不尽的大书。哈欠出现了。睡前她再次想到了那个上午，不知道自东厅开始的这场纠缠该如何了结。

一大早领班锁扣就接收了一大束鲜花，这是送给蛹儿的。蛹儿只瞧一眼就明白它来自哪里，对不明就里的领班说：“以后还会接到，只要递进来，你就堆到花君那儿。”锁扣说知道了。花君是一头粉丹丹的小母牛，已经养在堡内两年，是董事长亲手选中的一个宠物。他亲自为它设计了居所，那已经不能说是一处牛厩，而是穿过一条短廊即可抵达的宽敞美居：约一百平方米的空间由玻璃罩顶，地面是白沙，一角堆了干草；一条小溪沿墙淌过，周围是四季常青的花草；小母牛或躺卧干草，或溪边徜徉，身上一尘不染。

与它的领地相挨的是不大的一间小厅，二者由玻璃拉门隔开，厅内有驼色沙发和青檀酒柜。因为花君离大厅直线距离只有三十多米，曾有人担心那里会充斥畜生的臭气，董事长却大不以为然：“怎么会？肯定不会。再说了，谁能比它更干净？”日后证明一切恰如淳于宝册所言，花君的居所永远散发着芬芳，而那里也成为他流连最多的地方之一。

每天都有大束鲜花送来。“这可怎么办啊，董事长！”她不无惶恐地叫起来。淳于宝册盯她一眼，问：“这就算‘递了哎哟’？”她无语。这是当地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也是他们之间的一道密语，因为只有他、他的一生，才能做出最切实最生动的诠释：像递上一件东西一样，双手捧上自己痛不欲生的呻吟。那意味着一个人最后的绝望和耻辱，是彻头彻尾的失败，是无路可投的哀求。几乎没有任何一句话能将可怕的人生境遇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，可以说是形容一个人悲苦无告的极致，也是一种屈辱生存的描述。淳于宝册看着她，不由得心生怜惜。他明白她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困境，但也不想难为她了。“那好吧，这件事由我了结吧，不过你最好吸取教训。”“一定会的。”“多么奇怪，一般来说女人都会高估自己，你倒正好相反。”他说完刮了一下她的鼻子，转身离去了。

她看着那个背影，感激的潮水在心中涌起。瞧他步履轻快而凿实，带着一股风，完全不像一个五十七岁的人。如果谁贴近过那张脸庞，才会知道那片细细刮过的胡楂只小半天就会变成粗粝的砂纸，火辣可怕，好比他的心。终于可以不再考虑这件麻烦而又不无风险的事情了，蛹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只是前一天她还担心堡中流行的传统惩戒会落到自己身上：当众被人剥下裤子，露出

惨白的屁股，噼噼啪啪打上十几下。这种方式曾让她吓得大气不出。那还是进堡的第一个春天，秘书处一个戴眼镜的书生吹嘘自己文才如何了得，董事长听到耳朵里，对处里的头儿说：“该打屁股了。”原以为只是一句警告和责备，哪知眼镜小子真的被剥下裤子揍了一顿，而且有几位同事在场。几年来受到这种责罚的不在少数，受罚人虽然渐渐不以为怪，却也会终生难忘。私下里她曾流露出颤颤的恐惧，认为届时将是自己最难以忍受的场景，他却安慰说：“放心吧，这种事一般不会轮到你的。”她更加害怕了，因为她听出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严密的分寸感：只说“一般”，而没说“绝对”。

那些鲜花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，这让蛹儿悬着的一颗心还是放不下。可就在她有些慌促的时候，每天早晨都由女领班亲手接过并送给花君的那束花再也不见了。这种戛然而止在淳于宝册那儿仿佛是自然而然的，他脸上一丝异样的表情都没有，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。他究竟怎样阻止了那个疯狂的男人，他没有提起，她也没有问。突然轻松下来的蛹儿像往常那样在堡中巡视，尽着主任的职责。三年来她无一日松弛，深知肩负之重，担心百密一疏。偌大一个艾约堡可能是天底下最庞大最怪异的私人居所，严格讲是一座隐秘府邸。它分成东西两大区域，二者又紧联一体。第一次被领到这座堡前，也就是三年前的那个下午，她在橘红色的晚霞中看着依傍一座葱茏山包筑起的两层小楼，不禁泛起稍稍的失望。这栋建筑的体量至多有五百多平方米，这对于声名巨隆的集团主人实在小得不成比例。她事前被主人许以主任一职，为其掌管私邸的全部内务。她站在山包前十几分钟，左右打量。一条不宽的

柏油路呈弧形环绕，这就是“小鸟路”。这条路转过山根一直往前，消失在法桐树笼罩的总部办公区。小楼南向开启的大门上镶了牌号，上面有“艾约堡”三个字，字号不大，显得羞涩恳切和煞有介事。

她对那个下午的最初印象一直簇簇如新。她还记得董事长极有耐心地站在一旁，一直等她看过了周边的一切、有些迟疑地往楼内走，才上前一步引导入内。这幢楼房不大，却给人格外敦实的感觉，内里修葺毫不花哨，但一眼即可看出简洁严谨。西洋风格，有壁炉，有弥漫出来的咖啡香气。她满意地站在一个精致的书橱前，被其中的精装书籍吸引了。主人引她参观。最使她吃惊的是被称为“东厅”的地方，这儿足有一百五十多平方米，风格同样是严整收敛，透出庄重沉实的气质。她猜测这儿是整个建筑的中心，推算除去附属空间，余下的可用面积至多三百平方米，这对于淳于宝册这样的大动物而言，办公加吃喝拉撒，还要养活一帮内勤人员，实在说不上宽绰。这样想着，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却让她大吃一惊，可以说瞠目结舌。

当时的天光已经不够，室内亮起灯光，温温的光色将周围的一切镀上一层尊贵。淳于宝册继续带她熟悉这个即将开始的工作环境，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了这样的细致和耐心，陪在一边，甚至像一个职业门童那样抢先一步开门。也许由于目不暇接的惊喜，她竟然将主人的周到服务视为理所当然。两层楼很快看完了，沿着长廊往西，乘电梯而下，通过一段长廊，竟然抵达了一个更大的厅堂。这儿有刚刚看过的东厅三四倍大，显然是又一个中心。可是这个巨大的空间到底从何而来，她完全迷茫了。更令其惘然的是接下去发生的一切：从大厅出去或乘电梯或穿廊道，先

后进入数不清的区间，它们大小形状不一，却一律细致讲究，透着含蓄悠长的香气。让她震惊的是自己的居室：在最上层，由厅与廊连接起大约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套居；卧室大窗开为南向，她走到窗前，正看到东南方缓缓升起的一轮圆月……窗侧摇动的绿枝让她呆住了，一时想不出它从哪里生出，疑惑中推窗探望，这才发现窗户竟然开在了山包上部，月色下远远近近的翠绿闪烁摇曳，仿佛正向初来乍到的她致以问候。她那一刻咽下一个惊叹，轻轻地带严了窗扇。

那个夜晚她终于明白，依山而建的小楼只是整个堡垒的几分之一，准确点说它的主体只能是这座山包，山旁的建筑也就等于它的前庭了。这个令人震惊的挖在山石下面的私邸就像一个神话，更是一座迷宫，太过隐蔽与私密，即便是花上几天的时间，也无法将这个领地全部熟悉过来。那会儿她切实感知了那种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信任，更有沉沉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重责。她站在散发着檀香味的回廊上出神，淳于宝册又引她参观一处更重要的地方。这是位于一层大厅西北部的一个特别区域，从她的居所往前十米即可乘电梯直接下到一扇深棕色的门前。推门而入，原来是一座贮藏丰厚的图书室。至此她才明白，董事长之前对自己的许诺并无落空，她真的拥有了比原来多出许多倍的藏书。当然，这些书为整个堡里所有，但光顾最多的仅仅是他和她。如果说那些在东厅和长廊时时可见的书橱是源于主人嗜读的心性，那么比起这座扎实深邃的库藏，它们也只能算是一些点缀了。一年以后，这座书库的东邻还将增设一座特殊的牛廐，即花君的居所，这二者的相连相挨也多少透泄出主人内在的心绪、他的牵挂与嗜好，还有令人

费解的怪癖。那会儿在书库中的蛹儿只有感激和喜悦，一时还来不及想得太多。

就这样，她成为艾约堡的主任，即这个神秘庞大的私人府邸、整个集团的心脏与中枢的主理。从此这里时钟般准确的运转全赖于她。她指挥领班锁扣，后者是早来两年的中年女子，此人手下又有守门人和保洁工，包括两位速记员。所有角色分工严格，有的只待在东厅，几年来未越雷池一步。保洁员只在特别的时段中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必须规避主人。所有人员恪守最严的即是管住嘴巴，不能对外言说堡内任何物事。蛹儿任职一个星期之后还要常常迷路，全靠锁扣指点。她逐步熟悉了东西两个部分含纳的所有区间，弄清长短交织的廊与大小厅堂如何连接，上下层的位置与捷径。她发现这里拥有绝妙的构划设计，比如主要房间都能享受充裕的自然光，有顺畅的空气流通。在大白天需要借助人造光、依赖换气设备的地方少之又少。这一切在一座几乎被掏空的山包内得以实现，该是多么巨大和艰难的工程。而且施工前还需对石质进行采样研究，完成山体内部放射物检测等诸多繁琐，绝对是一次综合的现代高难度尝试，集中体现了主人的执拗和想象力，还有过分的任性与恣意。好在这个人成功了。

四

上午九时，蛹儿来到了花君的领地。这头浅棕与白色交织的花斑牛温良和善地凑近她，一边咀嚼一边直视。有一股青草气混合了草莓的香甜扑面而来，她忍不住抚摸它的额头。当她的手指